



In 20 Volumes

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1927—1937

SHANGHAI LITERATURE & ART PRESS, EDITOR

VOLUME 1

Book Seventeen SCENARIO

Prefaced by Xia Yan

Shanghai Literature & Art Press 1984

Shanghai, China

中国新文学大系

1927—1937 第十七集 电影集一

夏 衍序

编辑、出版： 上海文艺出版社
(上海绍兴路74号)

发行：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

印刷： 上海新华印刷厂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22.625 插页 6 字数 505,000

1984年5月第1版 1984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20,000册

书号：10078·3521 定价：4.60元

目 录

序	夏 衍 (1)
二八佳人	郑正秋 (1)
挂名的夫妻	郑正秋 (19)
野草闲花	孙 瑜 (31)
歌女红牡丹	洪 深 (81)
狂流	夏 衍 (108)
春蚕	夏 衍 (131)
上海 24 小时	夏 衍 (157)
时代的儿女	夏 衍 郑伯奇 阿 英 (170)
母性之光	田 汉 (196)
三个摩登女性	田 汉 (229)
都会的早晨	蔡楚生 (259)
小玩意	孙 瑜 (290)
姊妹花	郑正秋 (329)
渔光曲	蔡楚生 (375)
神女	吴永刚 (414)

大路	孙 瑜 (449)
新女性	孙师毅 (511)
桃李劫	袁牧之 (556)
女儿经	夏 衍 郑正秋 洪 深 阿 英 郑伯奇 沈西苓 (607)

二 八 佳 人

(1927 年摄成无声影片)

郑 正 秋

· 本 事 ·

火光熊熊，泪珠点点，许则仁富翁，正在烧去十六年前小婢莲香的卖身契。烧罢后，又托他老表唐佑道，访寻他相离十六年的爱婢，拿出一只绿宝戒指作为记认。事有凑巧，马家庄上有个姑娘马来宝，年正二八，她父亲马老祥替她做生日，给她一个绿宝戒指，忽然说破来宝是十六年前，在马家桥下，有个女子，叫莲香，托给他的，并不是他的真女儿，这戒指也是莲香的。邻人王二嫂听得很注意。

月近娘亲远，来宝倍心酸，所以月夜骑驴，赶到马家桥哭娘。孝思未了，忽又遇着一个少年包维良，跌坏在前，她就救他回家。老祥也是好心人，请医来替他治好。少年病中曾经胡说情话，来宝听了大难为情。少年病好，得知说话唐突，勉力起床，寻来宝道歉。从此来宝由孝成义，由义生爱，两小都有了一点情苗。

王二嫂在许府做娘姨，无意中说出来宝的事来，许家小姑太

太，立刻派人下乡去接。维良先在替来宝描容，老祥拿封信来，是包父的回信，不准儿子同乡姑订婚，逼他立刻回去，维良无法，只好同来宝生生的分离。维良去不久，二嫂等来接了。养来宝十六年的老祥，自以为是乡下土老，跟爱女去享福，未尝不可，只怕因此带累来宝，要被人看不起，所以假装笑脸，送女上船。维良归家后，要紧写信给来宝，包父看见气起来，把信撕得粉碎。

许翁正在病榻上盼望，来宝果真来了，拿出戒指一对，真是又喜又悲。许家的舅老爷得到风声，说则仁把莲香的女儿从乡下寻回来做小姐了，带着太太小姐们去，假称探病，看看动静。舅太太要求见见新小姐，那知道来宝一片天真，不愿意粉装玉琢，大费时光的多打扮。后来被逼不过，穿了时髦衣服出来，闹出种种笑话，误听鞠躬做叔公，而且自称有两个爸爸，看见舅太太点心吃得慢，又说她胃口同生病的人一样，一句话触怒了长辈，小姑太太就大发脾气，骂她没有规矩。她在乡下从来没有吃过这种亏，现在觉得处处不合式，恨极了，也到房里大发其脾气。姑太太不满意来宝，然而唐佑道却在想来宝做媳妇，那知儿子已经同雪鸿订过婚了，不肯为贪图许家钱财，牺牲自己爱情。佑道目的没有达到，许翁病已危急，把来宝改名叫忆莲，托孤给佑道和小姑太太两个人。又告诉来宝说：“十六年前有个丫头莲香，正是二八佳人，同你现在一样，我害她有了孕，被太太硬打出去，莲香就是你的娘。”说罢父女俩流泪眼观流泪眼，断肠人对断肠人，也都伤心。

许翁死后不久，来宝有一天私出后门散散心，看见一个乞丐可怜，给了一只金手镯。不料姑太太因此大发雷霆，把几个丫头打得要命，逼着来宝到灵前长跪，责备她不该身带重孝出门，不该不识轻重去拉人。

老祥正在梦想来宝，不料来宝正为做小姐做得一肚子的冤枉，逃回来了。二人一见，都欢喜得几乎发狂。后来老祥问她家里待你好不好，她就哭了，不愿意再做发财人家小姐，情愿一辈子在乡下同爸爸过人的生活。老祥也情愿留她在乡下一辈子。

维良单相思，画一幅情丝牵引图，其父来看见，觉得真爱情不便再反对，居然翻过来答应他婚事了。维良得意，要求许他明天下乡订婚。第二天维良赶到马家庄，老祥家已经上锁。原来老祥又被二嫂等来欺骗，亲自送来宝回许家了。维良问不出下落，只好郁郁回去。老祥既到许府，被小姑太太下了逐客令，他一气就走了。来宝已被看住，父不能见女，女不能见父，两下都抱着一肚子的冤苦。

唐佑道趁此说亲事，小姑太太主张招女婿，佑道借托孤为由，自愿命笑瑜来入赘。议定后，待儿子要钱用时，逼他承认。笑瑜终为金钱所动，居然答应。雪鸿得信，约他出来责问，笑瑜一味搪塞，骗她绝无其事。

许家和包家有旧，所以也邮寄喜帖去的。立人怕儿子忧郁成病，故此劝维良去吃喜酒散散心，维良答应动身。二月初八喜日到了，笑瑜正做新郎，在新房里得意，情人顾雪鸿忽然赶来，拿尖刻的话讽刺新娘。新郎怕闹事，同她到外房后背小间里秘密谈判。新娘闷极要呕，不准人闹她，一人到后间养息，听到隔壁笑瑜对雪鸿说：“我娶她是娶她的钱，不是娶她的人，爱情只有你好专利，决不给她通商。”又张见二人恩爱情形，气得几乎发晕。恰恰外边维良赶到，道过喜，到新房来看新娘，丫头把来宝扶出，两下一见，却惊呆了好半天。雪鸿乘机拉笑瑜来看，笑瑜上前干涉，把维良赶走了。雪鸿更说恶话，糟蹋新娘有姘头。来宝更加气倒，晚上新郎进房，又大责新娘不规矩，她忍无可忍，跳窗逃走。

新郎看见，大叫佣仆，慌忙追赶。新娘逃到乡下，先溜进了马大妈家。唐、许两家人追到，在老祥家搜不到新娘，反而把包维良拖了出来，笑瑜起疑，动手就打。老祥恨极，敲起锣来，惊动众邻居，大家把来人轰走。来宝回家，父女相会，爱人重逢，转悲为喜。包维良问明一切之后，以为根本解决，还须同到许家，揭破唐氏阴谋，离婚手续，非办不可。后来小姑太太居然被维良一场演说所感动。许来宝同维良成亲，维良又要求解放众丫头，烧去卖身契。维良从火光熊熊中，恍惚见来宝同众丫头正在体操唱歌呐，真实到底战胜了虚伪，愿天下弱女子一齐解放。

· 字 幕 ·

许则仁，怕老婆的过来人；有百万家财，无一男半女；上半年老妻死，今在病相思。

左小桃，右小蔷，两个小梅香；太太虽已归天，她俩还未解放。

唐佑道，许家的老表，看他的外貌，居然是阔老；论他内容，常常出借票。

（许） 未曾寻出你的借票，倒先看见莲香的卖身契，还是烧了干净。

老林，许府的家丁，两眼儿看人，高低太分明。

（唐） 莲香不就是十六年前走失的丫头吗？

（许） 是！我的病就为她生的，托你访访看，不知道我还能见她一面吗？

（唐） 有什么记号？

（许） 她走的一天，我给过她一个绿宝戒指；你能寻她回来，我

情愿把你的借票也烧去。

(贾) 小姑太太到。

小姑太太，一味官派；虽则有财有势，难买丈夫不死。

马老祥，虽无大家财，却有一千金；可惜美中不足，千金不是千金。

章百成，是个乡下能人，做了教书先生，又带做看病医生。

来宝，人虽小，很行孝，乡邻男女都要好，真金不怕火来烧。

(章) 令爱青春二八，乡邻济济一堂；乐哉乐哉！岂不快乐煞哉！

(祥) 也是您先生的面子。

小柳，小牛，小姐。都是来宝的小朋友。

(来宝) 先生先，屁股尖，骑在马上颠老颠，要吃豆腐自家煎。

(章) 骑马山歌多多，何不唱“康铃康铃马来哉”耶？

(来宝) 爸爸，您吃饱了吗？

(祥) 唉！来宝！有句话不能再瞒你了，我……不是你的爸爸。

(祥) 这绿宝戒指是你娘的，现在还你。

(祥) 刚才在里头拜托过各位了；我百年之后，穷做穷，千万别让你做人家的丫头。

(祥) 十六年前，我在马家桥……

(莲香) 我叫莲香，这孩子是我主人的亲骨肉；要是将来养得大，千万别让她做丫头，象我一样苦命！

(祥) 十六年前叉袋里的小孩，就是今天十六岁的你。

(来宝) 爸爸！我……妈呢？

(祥) 等我带人再去救，听说善堂里已经把她尸首收去了，埋在哪里都不知道。

王二嫂子，好说好吃，好管闲事。

马大妈，会推拿，小儿惊风，都要请她：是来宝小时的奶妈。

马大，有时糊涂，有时不糊涂。

唐笑瑜，佑道子；欢喜时髦，考究社交；不问老子，债欠多少。

顾雪鸿，专心自由恋爱，读书不过带带。

呵呵！老子来听儿子的情话了。

（唐） 哼！一心只想女人，为什么不想想钱呢？

汪氏，夫想做阔老，子要做阔少；自己想尝尝，阔太太味道。

（唐） 莲香那丫头，访来访去访不着，瑜儿也该帮着访访，访到之后，大可以得一笔钱哩！

（来宝） 妈！妈！我在叫你，你听见吗？

包维良，是个好青年；好学好画好丝弦，又好情丝一线牵。

（包） 我来调查乡村教育的；赶不上火车，回来寻住处；想问你个讯，就跌……

（祥） 大妈！你一向推惊，服侍小孩子惯的；托你照顾照顾他吧！

（马大） 哈哈！把他这个小伙子当做小宝宝了。

（马大） 来宝妹妹！你怎么弄他回来的？

（二嫂） 我在许家做娘姨，告假回来的；去迟了怕东家要怪，只好走了！

（章） 读啊！

（来宝） 家里有个白观音似的白脸人，请您去看病！

（章） 读啊！

（包） 令爱有救人的好心，又有救人的力气；大人家千金，万万及不到，我敬服得很！

（章） 是娘娘耶？姑娘耶？

（马大） 呵呵！小宝宝又变做小姑娘了！

(章) 来宝说他，白面之白，犹如观音之白，观音岂非女耶？小女子以先生为戏，休矣休矣！

(祥) 来宝！来宝！

(来宝) 爸爸！

(祥) 年纪十六岁了，还只会顽皮；先生在骂你常常赖学哩！

(来宝) 我见他教书，象见阎王一样的怕！

(祥) 你的书，不跟他读读通，将来怎么好配一个上等人呢？

(来宝) 不好配，就不要配好了。

(祥) 唉！做女人，总要配一个爱你一辈子的，才好一生一世跟他不分开哩！

(来宝) 那我配的人，已经有了。

(祥) 唉！现今的小姑娘，面皮真老，已经有人了吗？谁呀？

(来宝) 就是您。

(祥) 啐！笑话！笑话！

(来宝) 您不爱我一辈子吗？我不是一生一世跟您不分的吗？

(祥) 呆子！配人就是配夫妻，姑娘家听了，要怕难为情才好，这样乱说，要笑死人的。

(贾) 调她到房里来侍候好吗？

(大妈) 头上烧得厉害，我去弄水，你陪陪他！

(包) 来宝！我爱你！一辈子！

(包) 来宝！我爱你！

(包) 宝！我的爱人！爸爸……

(大妈) 咦！你怎么不在里面陪他呢？

(包) 来宝！我爱你！一生一世不分开。

(大妈) 哦！你原来是怕难为情。

(小姑) 他越看照,病越难好。

(唐) 除非偷掉它。

(二嫂) 咦!

(贾) 医生到。

(包) 你出去寄信,看见来宝,请她来!

(马大) 来宝啊! 爱你啊! 一辈子啊! 一生一世不分开啊! 哈哈!

(大妈) 这是你病中说的,她听得难为情,不来了;不过她对你的病,每天总要问我一回的。

(包) 宝妹! 我病中瞎说,冒犯你,请原谅!

(二嫂) 天天请好几个医生,还是不见功。

(陆妈) 这个相思病,除非莲香来才得好。

(二嫂) 莲香吗? 就是老爷常看的那张照上,站在旁边的一个人吗? 她是我邻居……

(二嫂) 怕年纪不对,只有十六岁呢!

(二嫂) 有个绿宝戒指,说是她娘临死交下来的。

(小姑) 那也许是莲香的女儿。哥哥! 别急! 我来办!

(小姑) 拿五百块钱,跟她下乡去切实打听,倘若真是老爷的亲骨肉,接了回来有重赏!

(来宝) 你天天教我的字,我越读越有味;同阎王教的大两样。

(包) 所以只能说乡下的教育方法不好,不能说乡下人天生程度不够的。

(包) 我……很爱你! 你……

(来宝) 你也很好!

(祥) 有人送封信来。

(来宝) 快快讲给我听,让我在信上多识几个字!

“良儿入目，病愈至慰，乡姑不配作我家妇，见信速归，毋恋私情而误公！父复。一五·一·六”。

（包） 爸爸逼我立刻回去。

见时容易别时难。

（来宝） 我们几时才得再见面？

（马大） 我在丈人家吃了酒回来，怕她走痛脚，所以背背她。

（马大） 我们俩，爱一辈子，一生一世不分开，你们俩也……

（二嫂） 哦！马家伯伯！财运来了；我们托马家桥保正，打听出好多话，晓得来宝确实是我们东家的小姐，现在来接了。

（祥） 来宝！恭喜你！发财了！你是许家财主的小姐，他们来接你了。

（来宝） 我发财，就是爸爸发财。好！我们一同去！

（祥） 我不能去的。

（来宝） 你不去，我也不去。

（来宝） 不能看见爸爸的发财小姐，我不要做。

（祥） 我去要害你给人家看不起的；财主小姐的背后，怎么好跟一个乡下土老的爸爸呢？

（来宝） 财主爸爸是人，乡下爸爸也是人呀！这样不公平，我更加不去了。

（祥） 你不去，你妈死在地下，口眼都不闭的；好姑娘！去！不要叫我白白巴望你十六年！

（来宝） 爸爸！不要哭！我……我去……

（来宝） 爸爸！你快做几件城里衣裳穿了，就来看我！

（来宝） 爸爸！我先去，你要来的啊！

包立人是维良父；赞成自由，赞成平等；要他从自己做起，他就有点不大赞成。

维良之晚娘。

(立人) 叫你写信问问则老的病,你不写,倒写给她;自由平等,时期还早,你休想!

(晚娘) 呆子!再写一封,我替你叫人寄去,急些什么?

(小桃) 小姐来了!

(丫头) 小姐!

(来宝) 姐姐妹妹!

(来宝) 哥哥!

梁三,要吃饭,作奴才。

小刘,当差队里,后起之秀。

小翠,小红,一切丫头等众;签了卖身契,半世受苦痛;同是一样人,只为爹娘穷。

(小姑) 来,替你爹磕头!

(许) 好!好!好极了!想不到,我还能看见你亲骨肉一面!

(许) 我是——你的亲爹,你——生得,同你娘一样。唉!你的娘……真苦啊!

(许) 心肝!我扶你起来!

(许) 昨夜差一点断气,累她一夜没有睡;她真孝顺。我现在替她改名叫忆莲。

(唐) 恭喜您!孝女临门,吉人天相,病一定就好!

(许) 带累你今天也来陪夜,很过意不去!

(唐) 彼此亲戚,何必客气?

(瑜) 从今后,我的爱情永远归你一个人专利了。

(顾) 彼此彼此,一样一样。

(顾) 我的心还在卜卜的跳哩!

(瑜) 彼此彼此,一样一样。

(瑜) 跳虽跳,快活是快活的。

(顾) 今天是二月八日,你写在石头上,留个快活的纪念。

“二月八日,订婚于此。瑜·鸿”

(来宝) 我为什么要给你巴掌两面打?

(来宝) 乡下只有粉刷墙壁,没有粉刷面皮的。

(翠) 舅太太快来了,不打扮,她要笑你的;快再画眉点胭脂!

(来宝) 还要黑漆眉毛,红漆嘴唇吗?

(来宝) 小翠梳妆我好半天,这些糟蹋的时候,在乡下好做不少的事咧!

翁作民,大舅子;表面上算来探望姐夫,内骨子来替姐姐吃死醋。

翁祝氏,作民妻;问她来意,也带三分酸气。

翁家两小姐,听说新到一个乡姑,跟来看看,粗蠢如何。

(翁) 姐夫这样好睡,还没有醒哩!

(祝) 不必惊动他吧!

(丫头) 老爷!他们都走了。

(祝) 听说把莲丫头的儿女,收回做小姐了;这……怕对不起他已死的姐姐吧!

(小姑) 这是哥哥的事,我们无法干涉的。

(祝) 请这位新小姐来见见!

(小姑) 打个电话上楼,请小姐快来!

(来宝) 嗡嗡嗡嗡听不出。

(来宝) 哦!叫我快下楼。

(翠) 铃响过,摇断了。

(来宝) 好玩!好玩!再来,再来。

(来宝) 怪我寻开心。

(来宝) 穿外国高底鞋,象在乡下出会踏高跷。

(小姑) 来! 鞠鞠躬!

(来宝) 叔……叔公!

(来宝) 乡下爸爸来看见,要不认得我了。

(翁) 你有两个老子吗?

(来宝) 你们吃东西,都象生病人一样;太慢了,看我的!

(翁) 什么? 我们上门来讨骂的吗?

(小姑) 好不识抬举,滚!

(祝) 到底是丫头的种,下贱相;小姐的骨头还没生哩!

(翠) 你这样,我要请小姑太太来了!

(来宝) 天太太来地太太来都不怕。

(小姑) 小姐家吃东西,要象数珍珠,怎么好象饿死鬼投胎的惹人笑呢?

(来宝) 在乡下这样吃惯的,要我装腔装不来。

(小姑) 逢人只说三分话,怎么好说有两个老子?

(来宝) 在乡下说惯老实话,一向不会说假话的。

(小姑) 怪不得人家骂你是丫头生的,贱骨头;下次再这样,决不轻饶你!

(来宝) 丫头就不是人吗?

(来宝) 爸爸!

(唐) 只问钱不钱,不管贱不贱,娶她做媳妇,一世不愁穷了。

(汪) 儿子来了,你用硬工,我来用软工!

(唐) 你该去看看表伯伯! 他若肯把乡下来的小姐给你,你就好大发其妻财了。

(瑜) 我已经同雪鸿订过婚了。

(唐) 雪鸿有什么好? 不长进的东西,赶快把婚约取消!

(汪) 孩子！私定的终身，好不算数的呀！

(瑜) 我不能为金钱，卖恋爱，卖自由。

(许) 我只怕也要丢下你了！你的来历，我告诉你，从前我爱过一个莲香，正是二八佳人，象你现在一样，后来……

(翁氏) 好不要脸！同贱丫头怀着鬼胎，太亵渎自己身份了！

(许) 要是太太去年不死，只怕今天还不许我寻你回来呐！

(许) 小妹！表弟！趁我还有气，托孤于你二位，最好快替我招赘一个好女婿……

(许) 忆莲！表叔同姑母都答应了，过去叩头！

(马大) 宝妹妹有信来吗？

(来宝) 姑母！我想带上祭祭我娘！

(来宝) 爹答应接爸爸来的，我想就下乡去接。

(小姑) 带孝，万不能出门口一步，改日再说吧！

有一天早上，大家还在高卧的时候。

(丐) 老娘病在家里，自己又没有生意，小姐做做好事吧！

(来宝) 喂！你晓得到马家庄去，怎么走法？

(丐) 让我去打听到了，再来告诉您。

(小姑) 你们都是死人吗？你们都是瞎子吗？我们是何等样的人家，好放身戴重孝的小姐出去吗？

家长的权威，何等厉害；打过丫头，又逼她穿了孝衣，罚在灵前长跪。

(来宝) 哦！想到了，你们好逃走的呀！

(翠) 小姐！丫头都有卖身契，逃不了的；你少闯闯祸，不来带累我们就够了。

(来宝) 这样苦法，你们受得下去，我倒看不下去了。

(丐) 到马家庄去的路，我问明白了。这只手镯我妈叫我拿来